

故

乡

日本的五个电影剧本

故 乡

——日本的五个电影剧本

〔日〕山田洋次等著

石 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根据日本《キネマ旬報》1972年
第576、578、579、582、591期译出。

故 事

——日本的五个电影剧本

〔日〕山田洋次等著

石 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5 字数 284,000
1974年6月第1版 197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10171·257 定价：0.91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为了从多方面了解日本的社会现状，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本质，我们翻译了日本近年来发表的五个电影剧本。这些剧本的作者们按照各自的立场、观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日本的现实。

《故乡》通过广岛农村里一家人被迫离乡，另谋生计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勾画了日本农村濒于崩溃的惨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所谓“经济奇迹”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其基础十分薄弱，发展是畸形的。特别是近几年来，日本又推行所谓“新综合农业政策”，大搞“工业化”、“都市化”，大规模地剥夺农村的土地和水源，更使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啊，无声的朋友们》被认为是一部“反战”作品。它通过侵华战争中活下来的一个日本兵为亡友分送遗书的故事，描写了死者家属在战后的不同遭遇，反映出日本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

《男人的烦恼——柴又恋情》是长篇喜剧片《男人的烦恼》中的一部。它通过主人公到处碰壁的漂泊生涯，描绘出当前日本小市民阶层的困难处境。从剧本中，我们可以间接看到，由于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日本的物价、房租等等

Aut 1/20/09

不断飞涨，正使日本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化。

《约会》描写的是杀人犯与抢劫犯之间的所谓“没有幸福的爱”。从这一侧面告诉我们：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在今日的日本，盗匪流氓横行无忌，奸淫、凶杀、抢劫成风，到处是一片乌烟瘴气、糜烂堕落的景象。

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竭力摆出一副想要扭转局面的架势，一些作家也写出了“正统”的“精心之作”，试图与泛滥了的诲淫诲盗的作品相抗衡。被认为是“正统、严肃、写实性的电影”《忍川》便是其中之一。它幻想通过一对情人的所谓“纯真”的爱，来医治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显然，这种改良“药方”是无法挽救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上述五个剧本都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加以认真批判。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通过对剧本所反映的现实的剖析，可以从日本的某些虚假繁荣，清楚地看出它本质上的腐朽，看出它不但根本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危机，而且正在使这些矛盾空前激化。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都是有益的。

目 次

| | |
|---------------|-----|
| 故乡..... | 1 |
| 啊，无声的朋友们..... | 45 |
| 男人的烦恼..... | 121 |
| 忍川..... | 199 |
| 约会..... | 289 |

故 乡

原作、导演： 山田洋次
改编：山田洋次、宫崎晃

人 物 表

石崎精一(“天佑丸”船长)
石崎民子(精一的妻子)
石崎光子(精一的女儿)
石崎刚(精一的儿子)
石崎仙造(精一的父亲)
松下松太郎(鱼商)
石崎健次(精一的弟弟)
石崎保子(健次的妻子)
石田和枝(精一的姐姐)
石田耕司(和枝的丈夫)

致诸位工作人员：

这个作品所描绘的“故乡”不是满怀离愁、依依惜别的“故里”，而是非离开不可或者非抛弃不可的“故乡”。这个舞台面所呈现的不是心灵上的“故里”，而是广岛县仓桥町的日本的现实。这个作品之所以题为“故乡”，正是这个意思。作者企图把在《家属》中缩手缩脚地尝试过的实验在这个作品中大胆地加以扩展。因此，希望把这剧本看作粗糙的草图，在各细节部分，准备随处作即兴的摄影。结果将成为怎样的东西，我打算与诸位一同探讨。我的想法应该就是诸位的想法，诸位的想法应该就是日本人的想法——我要带着坚定的信念来完成这个作品。

一九七二年九月四日 山田洋次

1 了望瀬户内海

万里无云的九月晴空。

风平浪静的海面。

点点的艺豫群岛呈现出如画般美丽的姿态，远方隐约可见的群山，大概就是四国松山一带地方吧。

朝相反的方向看，则是一座红色的拱型大桥。桥的那一边显出烟雾茫茫的黑压压的一片，大概是吴市的许多大工厂吧。

在这静静的海面上，各种大小船只在行驶着，后面留下一条条清晰的航路。

一千吨以上的钢铁船。

五百吨左右的旧式的舢舨型木船。

装有白色遮阳篷的小渔船。

一艘开往四国的水翼艇，在这些船只中间以箭一般的速度穿行而过。

现在，我们的视线移到了这些船只中速度格外缓慢的一条小船上。

这条船承受着大船激起的波浪的余势，摇摇晃晃地在狭窄的濑户内海行驶。仔细一看，这是一条相当破旧的船。

船内石头堆积如山，它的重量使这条船显得眼看着就要沉下去的样子。引擎发出不太悦耳的、暴躁的声音，船慢吞吞地移动着。

船尾用油漆横写着“天佑丸”、“广岛”、“仓桥”这几个字，油漆都已剥落了。这正是我们的主人公石崎精一、石崎民子夫妇俩所珍爱的船。

2 在天佑丸上

操着舵盘的船长精一肤色黝黑，嘴唇呈“～”字形，看来是一个意志坚强的男子。

他的爱妻民子正在船尾简陋的厨房里准备午饭。

她看起来面色苍白，弱不禁风，其实对精一说来，无论在精神上或生活上都是少不了的助手，是持有丙种轮机师执照的了不起的轮机长。

一个两岁的拖鼻涕的孩子正在甲板上摇摇晃晃地玩耍，这是他俩的爱儿。还有一个比他大的、在小学一年级念书的女孩，留在岸上看家。

“民子！”

精一从船长室探出头来大声叫嚷。

由于船上的引擎声很响，不大声叫喊是听不见的。

民子几乎没有开口，因为即使说话也听不见。精一只是做了一下手势，民子就立刻领会了。

民子随着精一的叫唤声走进船长室去操纵舵盘。

精一不满地嘟囔着什么，三脚两步从积石的上面跑过去，站在船头起重机的发动机旁边，开动排水泵。

这只破旧的船如果不是过一会儿就排水，船内就会进水，行驶的速度就慢了。

3 驶入广岛湾

天佑丸好不容易地穿过濑户内海，慢吞吞地行驶在风平浪静的广岛湾里，尽管仍旧是那种半沉的姿态，看上去却显得悠然自得已经是令人可以放心的样子了。

4 小憩的夫妻

民子用脚咕噜咕噜地操纵着舵盘，使船不断地前进着。

精一把席子铺在外面的甲板上，和他的儿子阿刚一起吃中饭。

不时地有海鸥和蝴蝶飞到船舷上休息。

这是令人困倦而又悠然自得的片刻。

5 驶抵卸石场

天佑丸慢慢地驶来，机器放慢了速度，船停在选定卸石子的位置上。

精一只穿着一条短裤，干起活来。他用起重机抓起一块大石头，敏捷地移向另一边，使天佑丸顿时失去了重心，大幅度地向一侧倾斜，甲板上的石子哗啦啦一阵巨响，从船上倾泻到海里。眼看就要翻船的样子，可是船跟着忽地向另一侧倾斜过去，就这样，很快地把石子卸完了。石子掉到海里翻上来的气泡和细砂把海水染成

了黄色。

由于船身左右晃荡而掀起的波纹，不断地向外扩展。

远处，可以看见一片白茫茫的烟雾笼罩着的联合工业区，岸边停靠着很多巨型的油船。

6 在大向村

这里是精一的故乡。

仓桥岛的南端。这一带的海水是澄清的。离海岸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地向上的坡道，道的两边挤满着一家挨一家的古老房屋。再往上看，便是一层层的梯田，总有几十层吧，那是几百年来祖祖辈辈陆续开垦出来的。更远的山顶上露出了白花花的岩石，那是精一的父亲和祖先们世世代代开采过的采石场的残迹。

这里有用丰富的石材铺成的道路，富有立体感的石垣，也有一排排黑色的瓦屋顶加上红土的墙壁，再往那边，便是广阔的蓝色海洋。——

大向村就好象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如此宁静。

这时，从海岸上通过扩音器传来了松下先生的声音，打破了这一片宁静。

扩音器的声音：诸位，你们好，这里是松下商店，今天供应的鱼有鲳鱼、鳓鱼、章鱼和海鳗，此外还有棒棒鱼和鱼糕。……

7 松下先生的买卖

一辆小型客货两用汽车停在海边的道路上，声音就是从车内发出来的。松下先生走出汽车，用笑脸向过路的村民喜气洋洋地打招呼。

车内堆积着鲜鱼和鱼糕，他经营的是流动鱼店。松下先生手里拿着扩音器，在这个寂静的村镇里叫卖着今天供应的品种。

妇女们围在松下汽车的周围买东西。

经常面带笑容的松下先生，好象在村里很受欢迎。

8 黄昏的海港

天佑丸带着隆隆的机器声回来了。

精一夫妻的大女儿光子快步如飞，顺着村上的坡道跑去。

是这样的，运石船上的人们的子女，只要一听到机器声音，就能分辨出这是自己父母驾驶的船。

天佑丸靠岸，民子让光子帮她把缆绳拴紧。

不久，显得疲惫不堪的精一从船里出来，各人分别拿着锅子、水壶、饭盒等，背着已经睡熟的阿刚，一起向着回家的道路上走去。

9 在精一的家里

阴暗的屋里，松下正在和精一的父亲仙造闲聊。精一等人一边哇啦哇啦讲话，一边走进屋子。他们和笑脸相迎的松下讲了下面的话。

民子：哎呀，松下在这儿呵。

松下：啊，我想府上大概要鱼，所以特地拿来了。

民子：那真是太感谢了，今天回来的时候，机器好象要停的样子。想到若是回来晚了，您可能已经走了。我正愁着晚上没有菜呢，是这些鱼吧，啊！正好啊。

松下：这是卖剩下来的，可以便宜一些。

民子：经常受到您的照顾，太感谢了！

松下：船长先生，机器又不好使啦？

精一：是啊，实在不行…… 寿命已经到了，那声音简直象得了气喘病一样。

仙造：如果是人的话，那就象我这样吧。

精一：是啊！

民子：孩子他爹，你讲话要注意一点儿，对老人这样讲，该多

不好啊。

精一：刚才这样讲的，被他听出来了吗？

仙造：啊，伤人心的话，谁都一听就懂嘛。

这几句开玩笑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松下看到已是晚潮的时间，就立起身来要走，精一夫妇留他吃晚饭，松下再三谢绝了。

10 临近黄昏的海岸街

独身的松下蹒跚地走来，钻进自己那辆破旧的汽车里。但见它卷起一阵白烟，向黑暗中驶去。

11 航海者的假日

在村镇的坡道上，民子手里拿着农具，带着孩子阿刚，一步一步向上走，跟附近的老太太打着招呼。

民子：天气真好啊，老奶奶！

老太太：是啊。今天没出海啊，休息吗？

民子：今天船要修理一下，所以我去做些地里的活。

老太太：是吗，你可真行啊！

民子：哪里！您说得好。

民子冒着汗急急忙忙地在坡道上走着。

村落的房顶已经在她的脚下，对面的海港里，可以看到有两条运石船停在那里。

12 在天佑丸里

天佑丸拴在海港的岸边，船上，精一从一个狭窄的洞里钻出来，一会儿又钻进去，忙着修理机器。

从精一沉重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机器不是一般的故障。

13 民子

眼前的梯田一直延伸到山顶，精一他们的地，就在最高处。

民子和阿刚都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才走到，暂且坐下来，喘一口气，俯览一下远处那宽广而碧绿的濑户内海岸边的海面。民子结婚以来，已有七年——不，已有八年多时间一直在田里劳动，近来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少了，所以有许多田地也就荒废了。

14 精一

他摆弄机器是得心应手的，他买这条半旧的天佑丸时，它已经用过十年了。从那以后的七年，他是花了多大精力来对付这条船的啊。在一般情况下，这条船早该报废了，亏得是在精一手里，所以到现在还能靠它挣钱哪。

但是它毕竟到了年限啦。

精一在漆黑的轮机室里弄得满身油污，眼光注视着开始发动的机器，不时地露出失望的表情。

精一一遍又一遍地发动机器，但看上去是令人失望的。

15 刚

民子边耕田边施肥，阿刚在她的身旁东倒西歪地玩着。民子和精一几乎不太管他。他今年虽还只有两岁，但已经能凭着自己的判断力生活下去了。

母亲在默默地劳动，孩子在一心一意地玩耍，九月里仍然很炽烈的阳光从他们头顶上照射下来。

16 光子

在海边上一座混凝土造的小学的校园里，光子和同班同学们正在做体操。

被太阳晒黑的年轻老师吹着哨子，同学们精神焕发，跟着哨子

声一齐动作。

17 仙造

仙造坐在走廊里眺望濑户内海的景色，他每天就以看海度日。

他那嫁在同村的长女和枝走过来，她似乎也感到很热。

和枝：爸爸好，到现在还这么热啊！

和枝把手里拿着的一包东西给她的父亲仙造看，一面说。

和枝：爸爸，你的气喘病怎么样了？

仙造：啊，最近好一点儿。

和枝：唉呀，昨天室尾地方的静夫先生招待我去参加他的新船庆祝会，喏，这些点心就是他送的。真了不起，是一艘非常漂亮的五百吨钢船，那个人是拿不出钱来的，全靠银行的借款来建造的。他从前是个机灵人，而今也非这样做不可。象精一那样，只靠拼命干，那怎么能行呢！精一的那条小船比起他那艘钢船，显得多寒酸呐…… 今天，精一他们工作去了吧。

仙造：正在修船。

和枝：还在修船啊！爸爸，现在木船真不行，尽亏本…… 民子呢？

仙造：去干地里的活儿啦。

和枝：他俩还那么卖力啊…… 唉呀，我还得开家长会去…… 可真热。

和枝匆忙地离去，仙造默默地目送着她。

18 松下先生

松下先生孤孤单单地坐在松树荫下一块隆起的墓地上。这里是松下妻子的故乡。在他身旁，竖着一块略微陈旧的木制墓牌，这就是他妻子的坟墓。

有时，松下在出门作买卖的途中，就在这里稍事休息，吃点面

包、牛奶，当作午餐。

松下的目光越过背靠着的那棵松树的树枝，眺望着那广袤的苍茫大海，一条船在慢慢地行驶，传来了发动机的响声。在喧嚣的寒蝉声中，一向乐观的松下看着大海暗自出神。

19 集会

这里可能是本村公民馆的一个房间，或是会议召集人家里的一一个房间，本村的船长们都聚在这里开会。

他们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全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个个身体健壮。

看来，今晚要讨论的问题已经结束，现在大家很随便地谈起家常来了。

谈的无非是大型船的出现以及大资本进入采石行业以后石材运输业的前景，大家就这问题提出各自的想法。

精一也在其中，他有时插一两句嘴，有时又向老前辈提出一些问题来，不过他的脸色总是带着忧郁的表情。

精一忽然想起几天前他去找本村一个办事员谈话时的情景。

接近老年的 I 君最近帮着大家搞些申报所得税之类的工作，精一是去找他商量筹款建造新船的办法。他谆谆地告诫精一说，这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他说他牢牢地守住祖先留下的那块土地过日子，结果反而落得一贫如洗。他慨叹着倒不如本来一无所有的 O 君，孤注一掷，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I 君悔恨着自己的一生说：“精一啊，最后还是有大资本的人得胜，你说是不是？”

20 民子的短途旅行

一清早，有一辆写着“××工业”的小型公共汽车停在海岸的马路上，有几个村里的男人相互道着早安上了车，他们是从这里到吴市工厂上班去的。